

中國文學史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中國文學史

中國文學史

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初版

每冊定價大洋壹元肆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者 鄭振鐸

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

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

Mediaeval Literature

PART III

Vol. I

By

C. T. CHENG

1st ed., May 1930

Price: \$1.40, postage extra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, SHANGHAI

All Rights Reserved

目錄

第一章 詞的啟源.....一

詞的消長——詞與詩的區別——詞非『詩餘』——歌詞產生的原因——胡夷之曲與里巷之曲——詞的四個時代——回波樂——李隆基——李白——元結——張志和——調笑令與三臺——劉禹錫與白居易——謫仙怨曲——閒中好——溫庭筠

第二章 五代文學.....三一

五代的文藝中心——溫庭筠的影響——『花間派』——詞牌名的演變——中原的新文學——李晔——韓偓——皇甫松與司空圖——和凝——李存勗——蜀中詞人——王衍——孟昶——韋莊——秦婦吟——牛嶠與牛希濟——薛昭蘊——毛文錫——魏承班——尹鶚——波斯人李珣——顧夔——鹿虔扈——歐

第三篇 目錄

陽炯——毛熙震——閻選——南唐詞人——李璟——李煜——馮延巳——張泌——成彥雄——荆南詞人——孫光憲——五七言詩的作者——司空圖——詩品——羅隱——羅鄴——羅虬——杜荀鶴——曹唐——胡曾的詠史詩——方干——韓偓——和凝與王仁裕——馮道——李濟——南唐詩人——韓熙載——李建勳——左偃——張泌——沈彬——伍喬——陳陶——李中——徐鉉與徐鉉——孟貫等——西蜀詩人——歐陽炯——牛希濟——花蕊夫人的宮詞——貫休——閩、荆南諸地的詩人——齊己——五代的散文作家——稽神錄——虬髯客傳——譚峭化書——釣磯立談——唐書

第三章 敦煌的俗文學……

九三

敦煌文庫的發見——敦煌寫本的價值——敦煌詩歌——嘆五更與禪門十二時——太子讚——孝子董永——季布歌——雜曲子——散文的俗文學——中國小說的啓源——句道興的搜神記——唐太宗入冥記——秋胡小說——敦煌俗文的最大發見——俗文與變文——俗文非『佛曲』——俗文與變文的區別——佛本行集經俗文——八相成道俗文二種——維摩詰經俗文——有相夫人生天俗文——舍利佛與六師闢法俗文——俗文的三體裁——變文的作者爲民間文人——舜子至孝變文——大目犍連冥間救母變文——列國傳——明妃曲——俗文與變文的影響

第四章 北宋詞人

一五一

歌詞的流行——詞的黃金時代——北宋詞的三個時期——第一期的詞人——徐昌圖等——晏殊——范仲淹——歐陽修——張先——晏幾道——宋祁、張昇等——王安石——林逋、韓琦等——第二期的詞人——柳永——他的影響——蘇軾——蘇門四學士——黃庭堅——秦觀——晁補之——張耒——賀鑄——李之儀——陳師道——毛滂——程垓——謝逸——周紫芝——晁沖之——陳克等——葛勝仲與張舜民——趙令時——王詵——王安禮、安國及王雱——蘇過——秦觀——魏夫人——米芾等——第三期的詞人——周邦彥——三英集——晁端禮——萬俟雅言——呂渭老——向子諲——曹組等——汪藻與李邕——向鎬——朱敦儒——王灼——劉一止——陳與義——吳則禮——李呂、徐伸、劉翥等——趙估——李清照

第五章 南宋詞人

二四一

南宋詞的三個時期——辛、陸以前的作家——趙鼎——岳飛——張元幹——曾覿——康與之——張孝祥——辛棄疾——陸游——張掄——范成大——葛立方——楊萬里——朱嘉——陳同甫——岳珂——劉

第三篇 目錄

中國文學史 中世卷

四

過——趙端彥——胡銓等——黃公度——吳敵——李光等——姜夔——第二期的詞人——盧祖皋——
高觀國——史達祖——吳文英——黃機等——吳潛等——楊冠卿——韓淪——張輯——王炎——程秘
等——戴復古——趙以夫——魏了翁——姜特立——李好古——郭應祥——朱淑真——吳泳等——第
三期的詞人——蔣捷——周密——張炎——王沂孫——陳允平——劉克莊——趙孟堅——趙崇嶠——
何夢桂——盧烘——許棐——汪元量——柴望——陳著——劉學箕等——劉辰翁——李彭老、萊老——
陳德武——汪夢斗——文天祥——鄧剡——唐珏——石孝友等——趙必瑑等——

插圖目錄

喬客摩的降生(三色版).....	敦煌絹畫(對首頁)
劉禹錫.....	上官周作(對二四頁)
白居易.....	上官周作(對二六頁)
溫庭筠.....	上官周作(對二八頁)
花蕊夫人.....	仇英作(對八四頁)
虬髯客贈宅.....	從玩虎軒本紅拂記(對八八頁)
敦煌千佛洞的遠望.....	從 Desert Catlay (對九四頁)
敦煌卷子.....	從 Desert Catlay (對九六頁)
敦煌卷子內容的一斑.....	從 Desert Catlay (對九八頁)

- 孝子董永……………從人鏡陽秋（對一〇二頁）
- 伍員……………從人鏡陽秋（對一四〇頁）
- 王昭君……………從盛明雜劇（對一四四頁）
- 歐陽修……………上官周作（對一六八頁）
- 王安石……………上官周作（對一七八頁）
- 蘇軾……………上官周作（對一八八頁）
- 黃庭堅……………上官周作（對一九二頁）
- 賀鑄……………任熊作（對二〇〇頁）
- 李清照……………從四印齋本漱玉詞（對二三六頁）
- 陸游……………任熊作（對二五八頁）
- 朱熹……………上官周作（對二六四頁）
- 文天祥……………上官周作（對三三二頁）

第一章

詞的啓源

第一章 詞的啟源

一

六朝樂府的生命自經了晉、隋至唐中葉的一個長時期之後，便盛極而衰。到了五代之時，歌唱者皆尚『詞』。歐陽炯所謂『則有綺筵公子，繡幌佳人，遞葉葉之花牋，文抽麗錦，舉纖纖之玉指，拍按香檀，不無清絕之辭，用助嬌嬈之態。』○正足以見當時的盛況。至宋則流傳更廣，上自朝廷，下至市井，嫻雅如文人學士，豪邁如武夫走卒，無不解歌者。詞的流行真可謂『至矣，甚矣，蔑以復加矣。』但到了後來，詞也漸漸成爲不可歌了。僅足資紙上之唱和，不復供宴前的清歌，僅足爲

○花間集序

文人學士的專業，不復爲民間俗子所領悟；語益文，辭益麗，離民間日益遠，於是遂有『曲』代之而興，而詞的黃金時代便也一去而不復回。

二

在未說到本文之前，有一點是不可不先說明白的，卽詞與五七言詩之間是不發生什麼關係的。她的發展，也並不妨礙到五七言詩的發展。她與五七言並沒有相繼承的統系。這正與六朝時代的樂府一樣。樂府也是與五言詩平行發展起來的。他們各走着一條路，各不相干，也各不相妨。在文體的統系上說起來，詞乃是六朝樂府的同類，卻不是五七言的代替者。我們曉得，詩歌有兩種。一種是可歌的，一種是不可歌的。可歌的便是樂府，便是詞，便是曲；不可歌的便是五七六言的古律詩。不可歌的詩歌，係出於不必有音樂素養的文人之手，只以抒情達意爲主，並沒有另外的目的；可歌的詩曲，其目的，一方面是抒寫情意，一方面卻是有了一種自娛或娛人的應用目的。他們有的爲宗廟朝廷的大樂章；有的爲文人學士家宴春集的新詞曲；有的則爲妓女階級娛

樂顧客的工具。因此，不可歌的詩歌其發展是一條線下去的，可歌的詩歌，其發展便跟隨了音樂的發展而共同進行着。音樂有了變遷，他們便也有了變遷。漢人樂府不可歌了，便有六朝樂府代之而起，六朝樂府不可歌了，便有詞代之而起，詞不可歌了，便有南北曲代之而起。雖然在樂府詞曲已成爲不可歌之物之時，仍有人在寫樂府詞曲，那卻是昧於本意，迷戀於古物的文人們所做的不聰明的事情。例如，許多人以詞爲『詩餘』，便是一個構成這種錯誤的實證。沈括的夢溪筆談說：

詩之外又有和聲，則所謂曲也。古樂府皆有聲有詞，連屬書之。如曰『賀賀賀』，何何何之類，皆和聲也。今樂弦之中，纏聲亦其遺法也。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，不復用和聲。

朱熹也說：

古樂府只是詩，中間却添許多泛聲。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，逐一聲添個實字，遂成長短句。今曲子便是。

——朱子語類百四十。

他們這個主張影響很大，全唐詩第十二函第十冊，在『詞』之題下，亦註道：

唐人樂府原用律絕等詩，雜和聲歌之。其並和聲歌作實字，長短其句以就曲拍者爲填詞。

方成培的香研居詞麈也這樣的主張着：『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絕句，必難以散聲，然後可被之管。

絃。如陽關必至三疊而後成音，此自然之理也。後來遂譜其散聲，以字句實之，而長短句與焉。『這幾個人的見解都是以詞爲『詩餘』，爲由五七言詩蛻變而成的。這種見解，其主要的來因，乃誤在以唐人所歌者爲五七言詩。我們且看，唐人所歌者果盡爲五七言詩乎？王灼的碧雞漫志說：『唐史稱李賀樂章數十篇，諸工皆合之管絃，又稱李益詩每一篇成，樂工慕名者爭以賂取之，被諸聲歌，供奉天子。舊史亦稱武元衡工五言詩，好事者傳之，往往見於樂府。開元中，王昌齡、高適、王之渙、旗亭畫壁，伶官招妓聚宴，以此知唐之伶妓以當時名士詩詞入歌曲，皆常事也。』然既云『合之管絃』，既云『往往見之樂府』，則可見五七言詩的入樂乃是偶然的事，並不是必然的事。文人既以詩篇入樂爲可誇耀的事，則五七言詩篇之不常入樂，更爲可知。按崔令欽的教坊記，共錄曲名三百二十五；又詞律所錄者凡六百六十餘體，又欽定詞譜所錄者凡八百二十六調。在這許多曲調中，據茗溪漁隱叢話，則在宋時『所存者止瑞鷓鴣、小秦王、二闕，是七言八句詩并七言絕句詩而已。』而統唐、宋能歌與否的詞體而總計之，也只有怨回紇、紇那、南柯子、三台令、清平調、欸乃曲、小秦王、瑞鷓鴣、阿那、竹枝、柳枝、八拍蠻諸曲而已。以這許多絕非五七六言古律絕詩的詞調，

乃因了偶有寥寥幾首的合於五七六言古律絕詩的詞式，便以爲她是出於五七六言詩的，真是未免太過武斷了。舊唐書音樂志說，『太常舊相傳，有宮商角徵羽譌樂五調歌詞各一卷，或云貞觀中侍中楊仁恭、姜趙方等所銓集，詞多鄭衛，皆近代詞人雜詩。至紹（章紹）又令太樂令孫玄成更加整比爲七卷。』但他們所集的，『工人多不能通。』工人所通的卻是另外的一種新的曲調，嶄新的曲調；這種嶄新的曲調便是詞，便是代替六朝樂府而起的新歌曲的詞。成肇慶說：

十五國風息而樂府興，樂府微而歌詞作，其始也皆非有一成之律以爲範也。抑揚抗隊之音，短修之節，連轉於不自已，以蘄適歌者之吻，而終乃上躋於雅頌，下衍爲文章之流別。詩餘名詞，蓋非其朔也。唐人之詩未能胥被絃管，而詞無不可歌者。

——七家詞選序

他這話確能看出詞的真正來源來。王應麟的困學紀聞裏有寥寥的幾句話：『古樂府者，詩之旁行也，詞曲者，古樂府之末造也。』這幾句話也恰是我們所要說的。但『樂府之末造』一語，卻頗有語病。詞是代替樂府而起的可歌之詩歌，卻不是樂府的末造，也不是樂府的蛻變。她是另有其來源的。

三

我們可以確切的說，詞自有他的來歷，他的發源，他的生命，卻不是古樂府的末造。我們曉得，一種文體或詩體的變遷，其主因都不是很單純的，其推進力一定是很强有力的。由舊的一種詩體或文體，一變而爲新的詩體或文體，決不是一種的蛻化，如毛蟲之化爲蝴蝶；或一種的生長，如種子之長成爲綠草紅花。新的詩體或文體，其起源是另在於別一個方面的。牠不是舊詩體的借屍還魂，也不是舊詩體的枯楊生稊，更不是舊詩體的改頭換面。新詩體是一種嶄新的東西，是一種與舊詩體絕不相蒙的東西，是出於舊新體以外的另一種來源的，是與舊詩體毫不相牽涉的一種外來的或某地民間所產生的東西。新詩體間或採取了，保留了，容納了舊詩體的一部分內容，但也不過採取之而已，保留之而已，容納之而已；其面目以及其精神，卻決不是舊詩體所能冒認爲親枝或子系孫系的。只有他能以大力量來採取，保留或容納一部分的舊詩體，舊詩體卻決沒有力量自去依附於新詩體之上的。詞便是這樣的一種新生的詩體，以這樣的一種新生的詩